佛陀的救世思想與佛教的度脫精神

——慧炬第五十三次粥會講辭

王熙元

引言——選此題目的動機

第一，因爲慧炬粥會聽衆的主要對象是北部各大專佛學社團負責人或主要幹部，諸位青年同學都是初步學佛，而且在學校社團中領導社員學佛，凡學佛的初機，除了遵循信、解、行、證的修學過程外，最宜建立一個救世的思想基礎，與度人解脫苦難，甚至救度衆生脫離生死苦海而同登眞如光明彼岸的宏願。尤其青年心地最純潔，思想尚未接受社會世俗的汚染，佛性比較清明，正是立大志、發宏願最有利的時機。

第二，兩千多年以前，佛陀出家說法，曾遺留許多教言，後來歷經無數智者的闡揚，在佛教史上流傳的經律論三藏，眞可說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即使被整理出來的一部大藏經，以我們一生短暫而有限的歲月，實在很難窮盡其中每一句經文的深義奧理，正如我們無法想像宇宙的無限一樣，可見人生多麼渺小！但人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一旦悟證菩提，便可超越有限而進入無限，這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微妙的力量。且佛教的經典，目的在紀錄前人修行悟證的經驗，以提供及指點後人修行悟證的方法與途徑，一旦悟了之後，文字的徑典便成爲無用之物，正如莊子所謂「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所以讀經只是修行悟道的手段或工具，而絕不是目的，絕不會有乘船渡河，到達彼岸之後，却還拖着船在陸地上行走的傻人。因此，學佛的最終目的

在「悟道」與「行道」，如只「悟」而不「行」，便沒有貫徹佛教的精神，而所謂行道，便是救世與度脫的實踐。所以我想藉此題目來說明佛陀的根本思想與一切教化，大乘佛教的宗教精神，就是以慈悲無量的佛心，去救度無盡衆生的劫難與苦厄。

第三，我們目前所生存的時代，是一個被西方哲學家所稱的「危機時代」，因爲人類的科技文明雖然已達到極高度的發展，物質生活也有了極高度的享受，但人類的精神生活却日益陷於空虛、徬徨和苦悶。加上物欲的橫流，人性的陷溺，道德的淪喪，宗教的式微，赤禍的蔓延，戰爭的威脅，令人感覺這是一個墮落、腐敗、混亂、汚濁的世界，使人類心理上、精神上感受長期的緊張、恐怖與憂慮。因此，今天人類面臨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如何解決人類的爭端，調和物質與精神的偏枯，重整道德，復興宗教，消弭戰禍，總結來說，只是一個救世的問題。

第四，慧炬社在周董事長，傅公及諸大德的發心、奉獻及努力之下，二十年來，以文字般若，宣傳佛學，淨化人心，又提倡青年學佛運動，在全國大專院校，成立數十個佛學社團，吸引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學佛，平常除了大規模獎學活動外，還有傷殘救助、貧病救濟、演講比賽、粥會、靜坐會、念佛會等等，對佛法的宏揚、佛教的復興、佛學的普及、慈善事業的推廣、青年身心的教育，都有莫大的功德；而各校佛學社團，也常有社會服務活動，同學們犧牲假期，去爲孤苦無依的老人或孤兒服務，這些大大小小的活動，全都可以說是救世的行爲。所以大家過去都在默默地做，而且做了許多，個人爲表示對慧炬同仁的崇敬與各大專佛學社團同學的勉勵，特別就這個題目來與大家研討，因爲，救世度人的事業是永久的，是要做一輩子的，一個菩薩——像觀音菩薩，救苦救難是他從來不會放棄、不會停止的職責，因此，我們學佛的人，也要仿效菩薩精神，以救世爲自己的職責。

第五，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初，由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亞洲文化中心舉辦的「第二屆亞洲學者會議」，在我國台北市召開，這次大會討論的主題是：「亞洲文化與世界和平」，又分爲四個子題，就是「孔子思想與世界和平」、「釋迦牟尼思想與

世界和平」、「穆罕默德思想對亞洲文化之影響」、「耶穌基督思想對亞洲文化之影響」，正巧這四位道德家、宗教家都是亞洲人，可見亞洲的道德與宗教文化之發達，而未來救世的思想也必然來自亞洲文化。

當時我有幸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這一次由亞洲十八個國家和一個地區（香港）學者共同參與的盛會，在會中，我和台大教授葉阿月女士、東吳教授李杏邨先生參加「釋迦牟尼思想與世界和平」這一組，他們二位提出的論文，都是專門性的佛教理論問題，我所宣讀的論文，是針對大會主題，下了一個肯定的命題：「佛陀思想是救世的寶筏」，想藉此宣揚佛陀的救世思想，並強調佛陀思想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當時很受各國代表注目。從這次會議的召開，可見世界和平是人類共同關切與渴望實現的問題。今天也在此與各位談談佛陀有那些救世思想，以及後來演變爲整個佛教的度脫精神。

佛陀的救世思想

凡是讀過佛陀的傳記——「釋迦傳」的人，一定會清楚地記得：佛陀當初是中印度迦毘羅衞國淨飯王王子，在佛陀誕生以後不久，國王請了一位很有智慧的隱士——一位婆羅門教徒來看皇太子，這位隱士說的話很值得注意，他說：「**新誕生的這位太子，將來定會拯救全世界的。他的降生，是爲了衆生，爲了拯救一切貧困、不幸和無援的衆生。**」

太子慢慢長大以後，長久居住在富麗豪華的宮殿裏，從來沒見過世上悲哀痛苦的事。一天，他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淨飯王只好命人替他準備車駕出行，當車駕穿過市街，來到城郊，太子看見一個駝背的老人，臉上全是皺紋，愁眉深鎖，於是太子第一次體會到人的生命會衰老的痛苦。不久，又看到一個病人倒在路旁喘息呻吟，從此又知道人有生病的苦難。後來，又看到四個人抬着一具僵硬的屍體，太子恐懼得不禁戰慄起來。這一次太子出遊所經歷的人生老、病、死三苦，其悲慘的情景，在太子腦海裏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也種下以後太子棄家修道、講法以至成佛的主因。

某天晚上，太子躺在柔軟的臥榻上，輾轉不能入寐，他坐在大剛比樹下沉思，思考着人類生死衰

老等問題，心中深深憐恤衆生的痛苦，但還不能悟證眞理，這時，忽然看見一個狀貌莊嚴而品格高尚的人物，自稱是一個苦行的出家人，爲了老病死等苦惱，正在尋求解脫的大道，他已領悟萬法的變化無常，以及佛法眞如的永恆不變。太子聽了他的話，便決心追求宗教生活，那人便鼓勵太子說：「**你將成爲世上的救主和普渡者、眞理的正覺者。……你一定可以成佛，定可拯救世界，渡脫生死苦海中的衆生。**」話一說完，這人影忽然不見了。

後來太子果然放棄他即將繼承王位、統治國土的高貴身份，擺脫了富貴的枷鎖，毅然決然地出家了，在一個萬籟俱寂的深夜裏，出城而去。

我們從太子出家的動機，以及出家前兩位神秘人物的話語中，可知佛陀是爲了救世和度脫衆生而出家的，後來經過修道、悟道的一番歷程，終於成就正覺的世尊，這救世和度脫衆生的使命，就是佛書上常說的：「**爲一大事因緣。**」

我在前幾年參加亞洲學者會議所發表的論文裏，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人類一切爭奪與擾攘不安，其根本原因，在於人性的弱點，而人性的諸多弱點，如自私、貪婪、愚昧、佔有欲、仇恨心、征服欲、嫉妒心、癡迷的欲望等，完全是從「心」所出發的，因此，人「心」便是世界問題的根源所在。

佛陀的基本思想，便是從人的心性做徹底修養的工夫，以求覺悟個人與宇宙存在的眞相，進而以慈愛悲憫的心懷，普度衆生，脫離生死苦海，同登常樂我淨的涅槃彼岸。因此，佛陀的思想與教化，最根本的哲理就是「一切唯心造」一句話。如華嚴經說：「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般若經說：「種種世法皆由心。」可見佛經早就探求到這一根本問題。

佛教有一個根本概念，就是成佛的人與不能成佛的凡夫之間，最主要的分野在於覺悟與執迷，一念之覺便是佛，一念之迷便是凡夫，這覺悟與執迷，完全是「心」的作用。所謂「佛」就是覺者，佛陀便是一個覺悟的人，包括自覺、覺他與覺行圓滿。他所覺悟的是世間一切事理的眞相，無論是個人生命的存在，或宇宙萬有的存在，都是因緣和合的假相。因此，一切佔有、爭奪、傷害、殘殺的行爲

，都是極端愚昧不當的行爲，人類如果要繼續生存，和平相處，應該從執迷的心靈中覺悟過來，以免自尋煩惱痛苦。

佛陀認爲：人類的心中，既有人所共有的眞心，也有隨物流轉的妄心，因而佛陀的教化，便是教育世人如何制服妄心，以恢復光明清淨的眞心。這眞心是佛與衆生平等的，也是寃親平等的，因此，人不但應視人之心如己之心，而且也當視衆生之心如己之心。這樣，人與人之間，自然沒有自私、爭奪、衝突、傷害等行爲發生，國與國之間，自然沒有侵略、佔有、戰爭、殘殺的事情發生，自然都能和諧相處，共臻世間於和平幸福的人間淨土，這就是佛陀的救世思想。

但是，人類的眞心往往被妄心所迷惑，因而難以顯露。人類應如何徹底從迷惑中覺悟呢？在佛陀的教化裏，有一套公認爲有效的方法，就是勤修戒、定、慧三無漏學，以對治貪、瞋、癡三種毒害。人的妄心中最普遍的，莫過於貪婪之心、瞋怒之心與癡迷之心，如果能遵守佛陀所開示的五種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則自然沒有貪婪的意念，也自然心安理得，情緒穩定。心情既泰然安定，則自然沒有瞋怒的意念，也自然能生出無窮的智慧來。從定心定力中發出的智慧，是一種高超微妙的智慧，佛家稱爲般若，有了這種妙智，則自然沒有癡迷的意念，也自然能達到徹底的覺悟與身心的解脫。人人如此，則一切由貪、瞋、癡等妄心所造的惡業將消失於無形，而世界自然趨向和平，這也就是佛陀的救世思想。

佛陀對宇宙與人生眞相的體悟，有兩句最緊要的偈語，就是巴利文法句經中所說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這與八大人覺經所說的：「世間無常」、「五陰無我」意思相同。佛陀認爲：世間一切有爲的事物，都是遷流不息而無法保持恆常不變的，一切有爲無爲的事物，相對絕對的境界中，都沒有「我」的存在，包括色、受、想、行、識等五陰（也稱五蘊）在內，所以心經說：「照見五蘊皆空」。因爲「我」沒有自體，完全是因緣暫時的假合，所以宇宙沒有眞我存在。這無常觀與無我觀，是佛教極重要的根本概念，也是佛陀思想的精義所在。如果人類能覺悟無常無我的眞理，破除我

見與法見、我執與法執，試問誰還會去貪圖那些虛幻不實的財貨、名位與權勢呢？對一切世事既不執着，不妄取執迷的法見與偏狹的我見，且徹知一切富貴名利，既不能常有，則等於無所得，既然無所得，也就沒有「有所失」的悲哀與痛苦，如此人類在這無常的世間，自然能和平快樂地相處，而不致互相攘奪與紛爭，這豈不又是佛陀偉大的救世思想嗎？

佛陀的「中道」思想，也是佛法中極重要的特質。所謂中道，在人的生活行爲方面，佛陀主張：既不應流於極端的縱欲，也不當趨於過份的苦行，因爲它們都根於情識的妄執；他所提示的是一種以智爲本、究竟徹底的中道行。雜阿含經說世人對理的悟解，不是依於有，便是依於無，佛陀則脫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這種中實、中正的「中觀之道」，與我國儒家的中庸之道，可以互相輝映。從入世應用來說，佛陀的中道思想，在教化世人不要存着我是人非的成見，因爲人的知識有限，不免有所知障，也不免有主觀偏執的習性，如果我們能從人我之間找出一條可以共循的法則，以爲彼此共存共榮的眞理，則人類當不致憂患與災難頻仍，也不致各趨極端，而必能和平相處。在佛陀看來：中道便是人類可共循的法則，這一精微的思想，也是佛陀救世思想的一環。

佛陀的思想與教化，不但是爲修行成道的出家人而設想，也是爲全人類甚至一切衆生而說法，所以，佛法是離不開人間的，正如六祖壇經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覓兎角。」可見佛法一方面是高妙的出世法，一方面又是平實的世間法。如果世間的政治家，能善於運用佛陀的精神，以寬容、諒解的態度，慈愛、悲憫的心懷，去治理人民、處理政事，使政治的道理與宗教的精神合一，則足以補政治、法律與教育的不足，也足以致天下於永久的和平。從這一角度來看，佛陀思想的入世應用，其目的也是救世的。

在佛本生經裏有所謂「十王法」，佛陀列舉了國王的十種職責。古代的「國王」一詞，如今應該用「政府」一詞來代替，因此，「十王法」可適用於國家元首及一切政界領袖。其中第一法條是執政的人應豪爽、慷慨而慈善。第二法條是須有高尚的

道德，嚴守不殺生等五戒。第五法條是仁慈溫厚。第八法條是不尚暴力，不但本身不肯傷害他人，並竭力提倡和平，遏止戰爭，及一切運用暴力毀傷生命的舉動與措施。試想：一個這樣的領袖，這樣的政府，爲國家、爲世界帶來的當然是一片和祥、和諧與和平。這是佛陀爲救世所作的政治設計，當然是他完美的救世思想。

佛教的度脫精神

佛陀的救世思想，後來發展爲整個佛教的度脫精神，所謂「度脫」，就是超度解脫生死輪迴之苦，以離苦得樂，以至於不生不滅的境地。在佛經故事裏，有許多菩薩救人的故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小說與戲劇作品，故事或取材於佛經，或取材於現實社會，有所謂度脫小說與度脫劇，描寫得道者用種種方法，如明度、暗度、幻境的運用、夢境的驚覺等，來度脫凡人，這些故事對中國民間都有極深遠的影響。

佛教用這個「度」字，非常耐人尋味，也翻譯得恰到好處，原來梵語波羅密，義譯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六波羅又稱六度，因爲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是六種可以達到彼岸的修行方法。一旦到得彼岸，自然脫離此岸，所以「脫」字又經常與「度」字連用成爲「度脫」，而救世與度脫是佛教一種崇高的精神，　國父孫先生曾有兩句名言：「**佛教爲救世之仁，佛學爲哲學之母。**」眞是一語道破了佛教的眞精神。

八大人覺經第八覺知勸世人要「**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衆生，受無量苦，令諸衆生，畢竟大樂。**」又一切菩薩都要發的願、所謂四弘誓願的第一誓願，便是「衆生無邊誓願度」，然後才想到個人：「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佛教常勸人「上求菩提，下化衆生。」「普度衆生，同登彼岸。」以及要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及「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懷抱，這都是非常徹底的救世與度脫精神，也是大乘佛教最崇高的精神。學佛青年如能體會這一精神而終生奉行，才算是得到了佛陀思想與佛教精神的眞髓。